

紅的天使

葉靈鳳 著

鴻影
生之親伯者
購于南國海島
時1946年秋



現代書局印行

1932



FUDAN

JEZ0000064309F 复旦图书馆

紅的天使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0,1, 10, 初版

1932,10,10,三版

4001—5000册

分店

漢口
南京
北平
廣州
福州
廈門
開封
鄭州
陽州
九城
汕頭
江都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著者 葉靈鳳

實價五角

紅的天使

—

“能看到這樣的奇景，總算不辜負這一次的海行了。”

“我們不僅要從太陽上面鑒賞他的美麗，同時我們也該看他是一個活躍的充實的生命的象徵。你看，這紅色是多麼光明啊！”

“這正是象徵一個人的一生：少年時代的熱情是進取的，年歲一大便慢慢的輟化了，所以，你看，剛自海上浮起的太陽是這樣的紅，但是不要到正午，使漸漸的白化了。這正是現代青年的一個象

徵。”

“淑妹，你怎講出這樣的話？”

“這何必生氣，我是講了玩的。——快看，曉霧中的水鳥是多麼美麗啊。”

淑清拍了一下同她並肩倚在船舷上的表兄健鶴的肩部。

灰紅色的曉霧中，一大羣水鳥迎了船舷飛翔着：近處是白色的，遠處的都漸漸的成了黑色的暗影。剛升的太陽透過曉霧在遠處的水平線上浮着，一個紅色的半輪形，一面轉動着一面向上移動，刺目的光芒不時像利箭一般的從霧中透出，似乎在獵獵的發響。

一絲風也沒有，海水像昨夜的好夢還未醒一般的祇有些微的喘息，東天太陽的升處，海面上一道紅色的反射，正是一方珊瑚與水晶組成的極美麗的碎錦圖案。晨光射着，迎了朝陽直駛的船身和船舷上倚着的一對人的面部和衣襟，都半個浴在

金紅色的光芒中。

海鷗凌亂的從船頭掠過，兩人對着朝陽初升的海面靜默的看了好久，淑清感到了破曉中海面上偶爾有的一兩陣海風的清寒。

“健哥，我覺得有點冷，我們進艙去罷。”

“也好，我們進去喊婉妹起來。”健鶴扶了淑清從甲板上下去。

一點人聲也沒有，全船的旅客大半在好夢中未醒，肅靜的海面，祇有頓挫的機聲和船頭破浪的低碎的聲音，迎着朝升的太陽緩緩的前進。

二

二十五歲，爲了社會與惡勢力搏鬥着的丁健鶴，是一個不願旁人問到他家庭歷史的青年。恃了年富力強的身體，以鉅大的代價從社會上換來的人生的經驗，藉着一枝筆，他便靠此在幾百萬人口的海上海胡亂的寫一些文章維持着他個人的生活，餘下的時間便從事他所熱心的工作。

階級的鏟除，縛束的解放，高壓下的掙扎，羣衆的幸福，幸福的世界，一個極端的實現的改革者，同時也幾乎是一個可笑的夢想者。

這一年的夏末，一九……年的夏末，因了同志的委托，他便從多年不曾離開過的上海到了他童年時代的北京來調查一件運動的成績，黃色的宮牆，蔚藍的天空，許多少年時代的夢境都從他久忘的心上醒起，他因了人地生疏自己很感到不便同時也未免會惹人注意的原故，他在西河沿的一家客棧中住了幾日，將所負的委托接洽得有了一點頭緒之後，便去探望他多年不通音訊的一位舅母宋氏。小時舅母是極鍾愛他的，舅父是早去世了，此刻年近五十的舅母是帶了兩個女兒在娘家住着。健鶴去了幾次之後，隨意的閒談引下了舅母不少的老淚，撥動了彼此的舊情，於是因了舅母的殷勤，同時也爲了自己的心願，幾日之後健鶴便從客棧裏搬到了舅母的家中。舅母是有家產的，舅母的娘家也是有名的富室，北京的房屋又不像上海那麼狹小，這當然一切都不成問題。

白天裏藉了來游歷的名在外面奔走自己的職

務，晚間便在明亮的燈下陪了舅母和着兩位表妹閒談，熱心社會改革的健鶴，雖然始終是咒詛着家庭，這時也忍不住對於自己的咒詛起了動搖。

三

二十歲的表妹淑清，一切女性的優點都到了成熟煥發的時期，正是一朵初放的紅的紅玫瑰，十五歲的婉清和她的姊姊比起來，自己正好像含苞中的一枝蓓蕾，一切的將來都還蘊蓄在大自然的迷謎中，祇待着春風的鎗匙的啓發。

淑清是京師女子學的文科一年級生，婉清還在附中的高中一。兩人因了無隙不入的時代潮流的激盪，各人對於這古沉的舊都，悶塞的空氣，軍閥政客的高壓縛束，不覺都起了一種不自己的反

抗，渴望着想另換一個地方，吸一口清鮮的空氣，脫離這灰黯沉悶的北京。

健鶴雖然是不重修飾興趣別有所寄的一個青年，但是因了他熱烈的情緒，豐富的情感，他偶爾所寫下的一些文章淑清又早已讀着了的原故，於是在她們的眼中，他的來臨實在是出乎她們意外的一個喜樂。

親戚的關係，年少的熱情，世紀的苦悶，兩性間神祕的感應，幾日之後，這三個從小未謀過面的男女，彼此的心上都不由的起了一種傾切的共鳴。

“健表哥，你真不知道生在這時代的女子，處在這樣的境地。受着這樣的教育，一想起了對於人生和前途每不知要起怎樣的一種渺茫。”

“還有自身的幸福，——可是，姊姊，表哥哥來了，你正不必再愁你的孤獨，再罵我對於你的不了解了。”

“小東西，你少要得意……”

“是的，生在這時代的青年，這過渡轉變中的時代，我們實在是注定的祇好做毀滅工程中的犧牲者，但是我們至少也該做一個比較有意義一些的犧牲——婉表妹，你的時候還沒有到，早遲也總有你呼喊的一天哩！”

“我希望這一天終不要到！”

四

生性活動的健鶴，他祇知道以他的信仰爲他生命唯一的寄托，對於女性是向來漠視的。他覺得像他這樣的人，女性正是他事業進行的妨礙，因此他對於這問題不僅不去追求，反而極力的避免接近，就是在工作上偶爾認識的一兩位女同志，因了她們都是對於她們的信仰有一種過度的誤解的人，這使健鶴更覺得女性正是像他這樣的人的仇敵。

“誰說女性是人生的安慰？她是男性的仇敵，

至少也是像我這樣男性的仇敵。她是蛇，是時時都在向你誘惑，想你拋下你的工作，去伏在她的懷中。拋下我的工作去伏在一個女性的懷中麼？不，不能！我甯可做女性眼中的罪人，我不能做我工作的罪人。”

但是，在明眼人的眼中，都知道這是健鶴沒有實際經驗的理論，他還不知道在這兩難的問題中藏着有一條幸福的第三條路。

能有一位志同道合的女性，伴着自己向了共同的目標前進，這於彼此的工作和幸福上要發生無限興趣和增進的。

一直到遇見了淑清之後，健鶴才知道世上還有這樣的一條理論存在，而且還是一條有實現可能的理論。

五

星期六晚上到舅母家裏第一次見了淑清，在羞羞的幾句談話中，健鶴就覺得自己的心上，彷彿像幾年以前在理論的苦悶時代突然發現了他此刻所從事的出路一般，每一句話說出去，雖不是整個的接受，至少總能得到一點應聲，使自己寂寞的心上微微感到一些充實，因而使他對於女性漠視的眼睛，不得不驚異的睜了起來。

“想不到北京的女性與上海竟差得這樣厲害，在上海認為是危險而避免的在北京竟能得到充分

的認識，而且又是自己……”

沙漠的旅途中突然在自己的相近發現了一位同道的旅客，這使空虛寂寞的心兒怎樣不要欣歡的飛躍起來！

辭別了舅母，回到自己的旅舍以後，健鶴覺得自己的心上像獲得了一些東西，同時又像失去了一些東西。

他從旅舍裏搬到舅母家裏，雖說是因了要避人耳目和舅母的敦勸，但他自己很分明的知道這裏面還另有一種動力存在。

並不是自己事業的動搖，這是對於自己以前所漠視的問題的新的認識。隔斷的幕兒扯下了以後，空虛枯燥的心上，潛伏的愛的火燄立刻就燃燒了起來。

在健鶴的眼中，在見解上，他覺得淑清雖也並不會超出他幾年以來往還所認識的一些女同志，但是以一個局外的女子，在苦悶的掙扎中竟能尋

得了這樣的認識，竟與受過悠長的陶冶和訓練的相彷彿，這確是使健鶴感到驚異的事。他最初以爲他的表妹在校中一定認識了什麼有力的男同學，但是幾次的探詢之下，他才知道她不僅還沒有什麼男朋友，而且校中的男同學正是她平日嘲笑鄙夷的資料，這一來，這真使一向漠視女性的健鶴更感到不可止的驚異了。

未曾擺脫乾淨的家族觀念和英雄主義開始在他心上浮動，他一面因了淑清與他有親戚的關係而感到欣慰，一面又覺得將這樣一個女性造就得更深進一步正是他應盡的責任。

在這樣掩飾的面具之下，他的孤獨的沒有滋潤過的心便拋棄了他固有的成見，開始在向對方面活動。